

卷九

上

讓寓

言

王

十

九

莊子肅齋口義卷第九



肅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已則反同於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鬮缺

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己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在我。因入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己

不與己。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入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年而無為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

是不能盡其爲入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也。  
問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借重者  
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借重  
之也。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  
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  
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  
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

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  
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  
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也。不  
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以此  
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爲有所容心。  
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  
齊也。惟無言則齊。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  
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  
中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亦有所由來也。言

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  
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而然  
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不然  
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謂凡  
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  
后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  
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  
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  
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

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禽爲獸  
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  
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環然  
其倫理之妙人莫得其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  
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  
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  
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薑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尔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大始也大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

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薑音悟忤逆也薑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無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

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  
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  
前也。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  
也。謂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乎。無係累之罪乎。  
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謂止  
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係累也。若無所係累。則  
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  
以此爲悲喜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  
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  
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九年  
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  
喜惡無野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  
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  
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  
造化於其曾中也。天成者。與天爲一也。不知死  
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  
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

歲月計也

生生死死之說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有爲者言以生爲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

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歷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歷數及



入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  
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往誰能知其所終其  
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  
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  
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  
之無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  
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  
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影曰叟々肖音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予蜩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  
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  
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  
我與之強陽々々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々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  
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  
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蛻已化而甲在  
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蛇蛻之生而  
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近

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々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亦從之。其爲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同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要弄筭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々々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々盱々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々盱々，矜持而不自在之兒。誰與居者言。

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黜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莊子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不欲

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尔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々乎后之爲入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食息

捲々音擴自勞之兒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重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重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夫大王重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  
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  
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所養  
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譏  
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  
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  
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

呼曰君乎々々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  
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々々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君者  
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  
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攬  
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攬  
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

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若固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拏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况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入以幣先焉顏闔守

陋問苴布之衣而自斂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苴布、麤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可以

陶鑄堯舜也。其造語惜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个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絢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入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為

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事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己，既非真知己，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其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



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  
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  
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  
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  
三公也三公之本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  
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  
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  
貢乘大馬中紉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  
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  
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  
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  
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茨者苫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  
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  
而塞其牖抵風雨而故曰褐以爲塞弦拊琴瑟  
也匡坐正坐也紉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  
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鞶冠

華皮為冠也。縱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以所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慝。

種作腫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

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縱。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飪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之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率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己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得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

人也丘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悲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

已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  
念不必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  
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之順之  
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  
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  
不順之則若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陽此非  
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  
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  
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  
事

嘆  
歎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  
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天子者無禁弦歌鼓琴  
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  
告孔子々々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  
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  
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塞

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轍之也。無禁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法於後世，故曰於丘

其作共

其幸乎！削然音消，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抗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其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授清冷之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自失  
 止在二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  
 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  
 讓下隨下隨辭曰右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  
 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

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  
 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  
 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  
 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  
 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  
 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  
 於廬水之

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汚辱之事武者  
 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為仁  
 者也下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沉一節亦

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外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歧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理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

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且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

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為政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遽為政者汲之。然脩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右山云親年方賴祿之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曰為亢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為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為此。

高亢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闡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為。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孤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於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斃劍漁父。則又甚焉。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臣程



110X  
580  
13  
9